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史卷九十六

越滅吳

下

范蠡附

左傳

哀公十一年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
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
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率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夫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
裂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
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
其謀舍其衍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
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
楚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

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益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
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
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
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
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
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圍棘圍不
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
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旣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
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
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

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

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

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

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

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旱則何以使下國勝

雁南子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

聲陽句吳其庶乎 雷非子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

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翦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越絕書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

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

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

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

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
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
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
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
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
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
君憂在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
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
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
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
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

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

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

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遜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

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
臣幾乎今夫吳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忘卑辭
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
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
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
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
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
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
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隘苦心勞力
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

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慄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說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

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
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逖逃出走棲于會稽非爲
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
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
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
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逖逃出走
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
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敝邑雖小悉擗
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

王大說乃名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史記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應說一案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為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事實居然可知說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吳生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左傳哀七年邾請救于吳有魯賦邾賦語此恐舛誤越絕書告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不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口劍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書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書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鑼傳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起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殃寡人之心所從太宰韜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鑪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鑼傳吾宮堂夾山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太說而賜太宰韜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駘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博聞強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駘稜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駘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書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人也希見人主幸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

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彌食自愛慎勿相忘
伏地而書既成篇卽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
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
北嗥以南見兩鐃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
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
曰悲哉夫好婦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諛中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
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億億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鑪炊而不蒸
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鐃倚吾宮堂者越人
人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
爲器用但爲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詔王孫
駘惺惺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
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直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
世爲聲譽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
聲哉太宰藍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國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駘爲左校
司馬太宰藍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
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室典師擊之大敗吳師沛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

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
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

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其則剿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
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史記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
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癰也
頭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
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

吳其墟乎

吳越春秋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爲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

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今本無

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

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